



## 石榴籽谣

□ 宋晓兰

石榴树在遵义川石朝乡的山坡上,每年五月,猩红的花朵便毫无预兆地爆开,泼辣辣地染透半边山野,像一场有声无色的宣言。露水缀在草叶尖上,亮晶晶的,映着初阳,也映着坡地里那些弯腰躬耕的身影。

家。看到阿爹在陡峭得几乎站不住脚的梯田里,脊背弯成一张弓,汗水砸进脚下的黄土,却只溅起微薄的烟尘,他的心就像被荆棘狠狠抽了一下。

苗家的百褶裙一闪,伧佬汉子肩上的扁担吱呀作响,土家阿婆背篓里的青草散发出清冽气息。他们彼此无言,只把汗水默默地还给土地。

他回来了,带着一只嗡嗡作响的“铁鸟”——一架刷着崭新绿漆的农用无人机。这铁家伙第一次在杨家田块上空笨拙地盘旋时,半个寨子的人都涌到了田埂上。土家族田大叔抱着膀子,嘴角撇得老高:“稀奇!祖宗传下的锄头镰刀不够使唤?弄个铁雀雀在天上打旋旋,能当饭吃?”那嗡嗡声,像无数根细针扎在杨志华的背脊上。

苗家女儿张慧敏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她记得很清楚,当年她执拗地要在村后那片乱石坡上开辟石榴园时,村里人沉默无声地抗拒。连最爱她的阿爹,也只是蹲在门槛上,把铜烟锅磕得火星四溅,浓重的烟雾遮住了他半边忧心忡忡的脸。

他闷声不响,只把那“铁雀雀”飞得更勤。烈日当空,稻田蒸腾着灼人的热气。他站在田埂上,紧盯着手中的屏幕,汗水小河似的顺着晒得通红的脖颈往下淌,湿透的T恤紧紧贴在背上,勾勒出年轻人紧绷的肩胛骨。药雾均匀地飘洒,像一层薄纱。几天后,那些曾焉头耷脑的秧苗,竟挺直了腰杆,叶子绿得发亮。田大叔背着手,在他家田埂上来回踱了好几趟,终于在一个黄昏,对着调试机器的杨志华竖起大拇指。

“慧女子,石头缝里抠食?那石榴苗金贵,能啃得动这山?”一位伧佬族阿公叹息,皱纹里满是世代与石头较劲的疲惫。

从此,播州的山岭间,常掠过这支奇特的“鸟群”。操纵它们的,是侗族的姑娘,苗家的小伙,汉族的兄弟。田埂上,不同口音的指令和参数交流着;小小的显示屏前,几颗年轻或不年轻的脑袋凑在一起,盯着同一片作物的光谱图。那些飞越千山万壑的铁翼之下,药液浸润着禾苗,数据链接着人心。世代相传的耕作经验,与屏幕上跳动的绿色数字,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出新的共鸣。

张慧敏不响。她只是更紧地攥住了口袋里那几张浸着汗水的、皱巴巴的钞票——那是她绣了多少条花带、熬了多少个日夜才攒下的。她带着村里几个同样不甘心的后生,翻山越岭去学艺。回来时,肩扛着精心挑选的石榴苗,心里揣着一团烧灼的火。开荒的日子,心头砸在石头上,进出刺目的火星,震得虎口发麻。她的胳膊酸胀得抬不起来,汗水流进眼睛,蜇得生疼。苗家女子特有的银项圈垂在汗湿的胸前,沉甸甸地晃动着,也晃着她那份压不弯的倔强。

就在不久前,省里有个文艺工作队下乡来高峰村采风,他们看见了石榴园,听说了石榴籽的故事,他们感动了,为石榴籽写了一首歌曲,歌曲唱道:“红红火火的石榴花哟,风吹雨打的紫蒂把,抱成一树一树的石榴籽哟,露出粉白白白的白牙牙。咬碎了世代穷根根,幸福才能把根儿扎……”

第一年,苗稀稀拉拉,像癞痢头。第二年,终于零星挂果,涩得人皱眉。第三年秋实,那不起眼的果子竟憨足了劲,由青转黄,再猛烈爆裂出满树惊心动魄的猩红!摘一颗掰开,玛瑙般的籽粒密密匝匝,晶莹剔透,甜汁迸溅。

石榴园活了,像一块巨大的磁石。苗家的绣娘把花鸟虫鱼的精巧绣进了合作社的包装;土家的姑娘们,把熏烤腊肉的醇厚香气,缠绕在每一箱远行的石榴上;伧佬族的小伙,用最利的刀,劈开那些纠缠的枝条。园子里,不同色调的欢笑撞在一起,又被沉甸甸的果实稳稳托住。那位曾叹息的阿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树上结出的最大一颗石榴,咧开没牙的嘴,阳光落在她皱纹的沟壑里,竟也盛满了蜜:“嘿,这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甜牙牙,硬是抱团成团了!”

有力:“周老师,您给的豆子和石榴籽,我当宝贝收着呢。我要回来,让咱这山里的地,也长出好庄稼,让寨子里的娃,有更多、更宽的田埂好走!”

老人握着信纸,走到窗前。窗外,是起伏的群山,是风中如绿浪翻滚的庄稼。他无声地笑了,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珍贵的石榴籽,放在窗台上,让阳光温暖它们沉睡的生命。

而在播州区更深一个叫团结村的山坳里,退休的汉族农技员周立新,正悄悄做着另一件“傻事”。村小学的教室破旧,他却甘之如饴地当起了义务辅导员。他兜里总揣着几颗油亮的石榴籽,还有若干小袋各色豆粒。

务川的石榴又红了,红得像是欲滴下血来,染透半边山坡。杨志华的“铁鸟”群掠过播州金黄的稻田,翅膀扇动空气,发出持续而低沉的嗡鸣,如同大地沉稳的呼吸。团结村小学那间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周立新布满老年斑的手,再次托起那袋珍贵的石榴籽。籽粒饱满,红得耀眼,映在孩子们清澈如泉的眸子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着,看着那些小小的脸庞。

高峰村的果园里,刺绣的彩线穿梭在伧佬族的古老纹样里,土家腊味的烟火缭绕着丰收的欢歌;播州的阡陌间,各民族口音在无线电波里交织,共同解读着大地绿色的语言;团结村的小路上,各族乡亲提着新摘的瓜果,走向周老师那间永远敞开的小院……这一切,都无声地汇入山野深处那条奔涌的河。

第二年,苗稀稀拉拉,像癞痢头。第三年秋实,那不起眼的果子竟憨足了劲,由青转黄,再猛烈爆裂出满树惊心动魄的猩红!摘一颗掰开,玛瑙般的籽粒密密匝匝,晶莹剔透,甜汁迸溅。

就在不久前,省里有个文艺工作队下乡来高峰村采风,他们看见了石榴园,听说了石榴籽的故事,他们感动了,为石榴籽写了一首歌曲,歌曲唱道:“红红火火的石榴花哟,风吹雨打的紫蒂把,抱成一树一树的石榴籽哟,露出粉白白白的白牙牙。咬碎了世代穷根根,幸福才能把根儿扎……”

当高峰村的石榴红得快要烧起来时,山外的风也吹进了播州区杨志华的心。大学文凭揣在怀里,城市的霓虹曾是他眼中理所当然的远方。可每次归

石榴籽抱成了团,心便聚成了不散的魂,梦便有了拔节生长的根。那根,深深扎进遵义苍茫的群山,吮吸着汗水与坚韧,吐纳着星光与希冀。当无数个“我”的微粒,汇聚成“我们”的星河,这土地便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它在血脉相连的深处汩汩流淌,最终凝结在每一颗紧紧相依的石榴籽中,默默孕育着下一个季节——那属于整个群山、整个民族的,不可阻挡的金秋。

宋晓兰,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议理事,青岛天放艺术馆副馆长,作品散见《锦州日报》《半岛都市报》等。



## 沿潭印月

□ 方日乔

伫立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万山朝王观景台上,被眼前有次序的群山所震撼。你看,千余座大小不一的石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朝向,它们背朝东北,面朝西南,展现一幅群山俯首、躬亲称臣的壮美画卷。

月亮“印”在如镜的水面上,让人一时真难以分清天上的月亮在水中,还是水中的月亮在天上。此情此景,唯有借用唐代诗人王湾的诗句“潭深月光厚”来概括最为恰当。沿潭印月竟是这般美妙!

万山朝王,名称美,涵义丰,景有壮阔之美,人有虔诚之意。就这样一个只有山没有河的地方,在沿坡行以南两公里处的山脚下竟然有一个深潭!因为它是沿坡河的源头,所以叫作沿潭。潭水从地下水河涌而上,当地人叫作“犀牛吐水”。

沿潭印月使打开了我思绪的“魔盒”,“印月”的盛景、名曲、诗句,以及地下水河奇观相继跳跃而出。

沿潭印月,是浙江杭州西湖十景之一,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其景观享誉中外,它具有“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步移景新”的江南水上庭园的艺术特色。人民币一元纸币的背面采用三潭印月的盛景,可见它在我国风景名胜中占据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作用。

我还想到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它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代表作。这首乐曲自始至终流露的是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感,作品展示了独特的民间演奏技巧与风格,以及无与伦比的深邃意境,显示了中国二胡艺术的独特魅力,它拓宽了二胡艺术的表现力,曾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

潭水清澈,却深不见底。据说有人试探过潭的深浅:绑着一块石头的麻线,往潭中慢慢地放,三斤的麻线已放完,石头没有着底,还在水中悬摆着。潭水到底有多深?至今仍然没有具体的数据,留给世人的还是个谜。

这样的一个月亮,月光星稀的夜是一种奇观。四周山脊如兽,潭边树木幽黑,沿潭水面如镜,潭水反射着亮光。抬头看,一轮圆月悬挂在深蓝的天空中,娴静而安详,温柔又大方,清澈如水的月光洒向大地。往潭里看,月亮却像一块碧玉一样静静地沉在水里,简直是天上的

“泛舟何用烧银烛,上下花房映月荣”写出月下泛舟的喜悦,“根留本土依江润,叶起寒楼映月开”描写月光中桂树的宁静,“酩酊不知更漏,但见横江白露,清映月如霜”借月光表达送别的悲凉,“淮流宜映月,濠上好观鱼”表现观景的闲适……万物映月皆生辉,景象感怀却不同,这就是“映月”诗意的妙处所在。

去年4月,我去看了广西凤山三门海。七个天坑成了“北斗七星”,目前三

个天坑可以行船。这“寿源”,本是地下水河,它却有海的湛蓝,有海的潮汐,有海的神秘,实在令人惊叹!我在散文诗《三门海》这样写道:“我的家乡在粤北,山很多,却只有溪水潺潺,而这里,有山也有海!心中只有无限的艳羨。”现在看来,这种“艳羨”已经变淡,因为我们这里有山也有潭。三门海和沿潭,她们虽是相隔千里,却是如出一辙。

我连忙把思绪的“魔盒”盖上,回到了现实。

酒香不怕巷子深,潭幽不嫌山林密。沿潭印月像一个大家闺秀深宅山中,一直保持着十分诱人的神秘感。如此,更引发了人们的冲动,心潮总是激荡着一睹她芳容的向往。也许,你应该找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沿着曲折的河岸走近沿潭,静静地欣赏沿潭映月奇景,你可以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只做一个超然物外的人,皎洁的月光会无声地洗净世俗与沉浮。

万山朝王石漠公园让每一块石头唱起来,绿意会让白色的石头重拾往昔的风采。万山的绿意,这一湾碧水,一定会张开宽阔的胸怀,迎接更多游人的到来,她定会激荡你的大海。

方日乔,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民族报》《民族文学》《散文诗世界》《诗人地理周刊》等报刊。



## 荷城走笔(组诗)

□ 姚瑶

鱼道

《荀子·天论》:“循道而不贰。”水是人类最早的道路。一条鱼道唤醒了沉睡的生态意识,人类只有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才能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题记

黔江一路浩荡东去  
在峡谷褶皱里  
鳞片被一寸寸磨亮  
大藤峡劈开的一条生命通道  
便指向了故乡的方向  
岁月随鱼群洄游

每一枚鹅卵石,每一个休憩处  
鱼的祖先用尾巴写下  
一行行诗歌。溅起的水星  
凝成生态与生命  
环保与哲学的一个命题

诗意桂平

桂平照黔江,浔江和郁江  
三江要冲,上有广西跨越文化浸润,下有岭南文化滋养,西北有红水河文化支撑,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让这个地方的泼墨成诗。——题记

登临半山亭,看稻浪连天  
放眼望去,桂平一马平川  
炊烟伴着歌声缓缓升起  
江里的涟漪吞没阵阵铃声  
一声汽笛,划破清晨的宁静  
水流孕育了文明  
黔江、浔江和郁江汇成筹码  
每一道险滩深处  
都蛰伏着必争的兵戈  
夕阳染红了古渡  
古寺钟声回荡处,有诗  
大瑶山断裂的皱褶间,有诗  
黔江谷地舒展处,有诗  
一在古老渡口的石碑,刻下  
桂平的脊梁  
烟雨间,半城山水半城诗  
我顺浔江继续漂流  
一艘船载来了中原的瓷  
岭南的茶,大湾区的盐……  
一朵浪花一个传说  
大瑶山下古城墙的遗址  
老旧的石砖勒痛历史  
遥想徐霞客当年放舟江上  
看千舟竞发,挥笔写下:  
“两岸山势高耸,独冠诸峰,  
时有石峰悬峙。”  
此刻,我站在大藤峡岸边  
想写下几句诗意的话

悬崖上的一朵小花

石缝里扎根,只为探到一丝水的滋润。——题记

不知是哪一阵风,或一只什么鸟  
把这颗种子,摔在这里  
悬崖边的一朵小花,让我  
凝视良久,我站在北帝山上悬崖边上  
近距离看花朵生长,每长一寸  
坚硬的石头便矮一寸

坚硬的岩石吞噬自己的棱角  
花朵的根须在石缝间练习倒立  
每一片叶子都竭尽全力  
呵护,一朵花就是一个顽强的生命

我比一只蝴蝶来得迟了半天  
我没有带来春天的讯息  
悬崖上的这一朵小花  
却等着我,仿佛有诉不完的故事

花朵在继续生长  
悬崖低矮,它想让花朵  
站得更高,多看几眼远方

姚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星星》《诗刊》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22《民族文学》年度奖。



## 凤凰山记

□ 张跃发

晨光初现,我把车停在思源亭旁,与孩子开始徒步登山。石阶宽阔,左右石板栏皆镌刻龙凤铜鼓之形,石柱上十二生肖依次而立,最上端踞踞一对石狮,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石阶五十余级,每至中途便有宽阔平台可歇脚,两边松柏苍翠,绿意浓稠如泼墨。

黔南三都凤凰山公园的石门巍然耸立,通体皆石:石柱、石墩、石阶、石榭、石瓦、石檐。门额横书“凤凰山公园”,上方雕有凤凰一对,其下祥云缭绕。大门两侧石柱上刻着一副行草对联:“陟彼高冈,应待凤凰,凭碧梧翠竹醴泉,莫愁众鸟高飞尽;瞰兹江水,终归大海,抛伪累冗文琐念,且看孤云独去闲。”笔走龙蛇,力道遒劲,有些字迹如流云隐逸,须凝神细辨。左右附门分别题着“梧桐生矣”与“于彼高冈”,分别雕有飞凤翔凰,衬着两边石柱上的对联,俨然展开一部沉默的石雕画册。

再往上行三十余级,半山亭于浓荫间悄然现身。亭亦全石筑就,亭中石凳可供休憩避雨,亦可凭栏眺望都柳江的澄澈碧水,以及县城错落街市。亭顶贴有“十大英雄模范”图文,黄继光、张思德、邱少云等英雄事迹于此肃穆陈列,故凤凰山公园又被赋予“双拥”之名。亭柱上对联纷呈,行书、隶书、楷书、篆书各具风骨——对联与亭台,在此皆如精心雕琢的时光切片,默默见证着三都贤才的情怀与精诚。

孩子们已在前方催促,我只好跟上。石阶渐趋平缓,纤尘不染。两旁树木虽不高大,但枝叶交叠,浓荫蔽日,清凉如浸。麻竹丛生于近处,远处楠竹成林,绿浪翻滚;松树、樟树、五倍子、皂角树、杨梅树、板栗树、红豆杉等杂然相生。当然少不了梧桐,宽大的碧叶间,已悄然悬垂起鸡蛋般嫩绿的梧桐果,像枝头未醒的梦。

阶阶尽头,一观景塔兀立眼前。我们匆匆绕塔梯而上,至三层便已封顶。凭栏眺望,塔前青松苍翠,高过塔顶,县城竟不能尽收眼底,唯见城中宽阔的绿色操场,宛如一方碧玉镶嵌在视野的空缺处。

刚下观景塔,一阵芦笙之音便幽幽传来。循声寻去,小山坳低洼平坦处,七八个水族群众正自在地吹奏;男人赤膊,古铜色的脊背在阳光下闪烁;女人裹着雪白头巾,身上靛蓝服饰鲜艳夺目,银饰随节奏轻轻碰撞。这大约是一支家庭芦笙队,于僻静处练习,那笙歌是穿透山林的、带着体温的活气。

芦笙声里,我们登上了拥军廊亭。廊亭随山势蜿蜒,亭内宣传材料琳琅满目。走出廊亭,豁然抬头,凤凰山顶高塔便矗立眼前,塔顶那巨大的金色凤凰背倚青山,面朝县城,仿佛随时振翅欲飞。

我们快步向山顶攀去。塔高五层,我们急不可待地绕塔而上,至四层便无法再上。凭栏远眺,县城终于尽收眼底;艳阳高照,白云游弋于蓝天,层叠叠如巨臂环抱小城,一江碧水悠悠自西向东穿城而去。

山顶塔尖与对面营上坡顶齐平,坡腰朴素端庄的县行政中心大楼隐约可见。孩子手指下方兴奋喊道:“找到啦,找到我们学校啦!”那便是城关小学。放眼望去,三十层高楼林立;沿江而上有水澜山、新绿洲、城中的时代广场,新起的凤栖水乡、六合古榕广场、六合锦尚……江这面腾龙世纪、景江豪苑巍然矗立,更有麻光一品楼遥相呼应。

我转身眺望远方群山问孩子们:“可要听故事?”孩子们雀跃回应。

于是我说:“三都县城旧称‘三脚’,因周边三座大山形如鼎立之三星。此地群山环抱,中拥沃野,都柳江穿城而过,旧时商旅不绝,故筑城于此。”

每次登临凤凰山公园,时间不过一个时辰便匆匆下山。然而每次登临,都看见县城悄悄换了容颜;每次俯瞰,皆生发出新的感触、新的收获、新的思思——那蜿蜒的龙脉,那拔地而起的楼群,那流转的时光,最终都汇入心底,沉淀为对脚下土地更深的凝视。

每一次下山,都仿佛将盘旋的传说与节节的现实一并收入行囊;山径如绳,默默量度着,这土地古老心跳与崭新呼吸之间微妙的距离。

张跃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著有《尧山云彩诗词集》等。

